

会员学校对协会的期望

通过刊物和书籍

帮助华人家庭

培养成功而快乐的子女

孟菲斯中文学校

- 多年来协会为美国中文学校发展和中文教育的推广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会员学校，我们深表感谢。在中文教学还未在各公立学校普及的情况下，协会和各中文学校责无旁贷还应继续为此不断努力。
- 另外，子女教育，尤其是送子女上大学是每个华人家庭的大事。希望协会在推广中文教学的同时，力所能及地帮助华人家长顺利走过这一阶段，培养成功而快乐的子女。
- 有两项具体建议仅供参考。

1. 建立网上月刊或双月刊

- 让中国家长更多地了解美国教育 --- 开辟专栏介绍美国教育体制及政策，中学各种主要考试，各类主要比赛项目，比较影响的有关教育的书籍，可以咨询各种与学生学习有关问题的网站，各地中学生参加的社会活动。
- 开辟专栏交流海外子女成长教育的经历和心得。
- 开辟专栏介绍海外中文教育，美国公立学校中文教育进展情况。
- 让美国人更多地了解中国语言和文化价值观念 --- 将上述有些栏目设英文版，使有兴趣的不具备中文阅读能力的美国读者也可以浏览，以增加美国人对中国价值观念的了解和理解，减少歧视。

2. 出版书籍增进双向交流

- 鉴于子女上大学是华人家庭很重视的大事，希望能出版书籍介绍华人子女各种求学经历。
- 收集已在大学就学或已毕业就业的华人青年真实成长经历，有所侧重，如独立成才，如父母助子女成功，如适应主流文化的艰辛和感受，如两代人的文化冲突，专业选择.....
- 本人在当地对近十位华人学生和家長进行采访，文章发表在中文报纸上，得到许多鼓励和反馈，由于时间和版面有限，这些文章只能是抛砖引玉，希望能在协会帮助下在全美范围内征集稿件，更深入全面地探讨与此有关的问题，出版中文书籍以供目前有子女在校的家长借鉴，少走弯路，同时为在中国的对美国文化和教育有兴趣的人提供素材。

- 以英文出版上述书籍，向美国读者提供机会了解中国文化和价值观念，如对教育的重视，对家庭尤其是子女的责任心，精打细算的理财意识，最大限度发挥有限资源（时间，天赋，精力，金钱）的作用以实现目标的计划意识，对异国文化扬长避短的清醒头脑.....
- 可考虑各种写作方式，较理想的如一本类似“**Chicken Soup by Chinese Teenagers**”.
- 希望通过这些沟通，能够促进美国中小学校的危机意识，使有关部门能意识到提高对亚裔学生的录取门槛是不公平的举措。

子女成长教育系列访谈之一

第三版 文教天地

星华时报

2006年8月4日

【编者按】近日,本报记者吴卫林采访了数位子女已去或将来上大学的家长,请他们谈谈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经历和体会,希望对目前孩子仍在中小学的家长有所帮助和启发。如有家长愿意向大家分享自己的经历,请向本报投稿或与本网联系访谈。所有稿件在刊登前都经过受访家长同意,在此特向所有受访的家长表示感谢。



刘丹莹:高中毕业于 White Station High School,与另一名学生总成绩并列第一,国家荣誉学者(National Merit Scholar),2005年秋进入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就读本科—医学博士连读班(Pre-professional Scholar Program-M.D.). 中学时曾获钢琴比赛各种奖项,多次在圣城春季晚会上表演独奏。(上图刘丹莹近照)
母亲:吴嘉,St. Jude 儿童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受访者,以下简称“吴”) 父亲:刘项,电子工程师 吴卫林:《星华时报》记者(以下简称“记”)

访谈时间:2006年7月2日

子女教育 访谈系列之一

保持良好心态 做事尽力而为

记:我曾跟丹丹一起学习并在春节晚会上演出《山那边的女人》,觉得她是个很懂事成熟的孩子。你觉得她能在学业、才艺、品德上都优秀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吴:主要是她自己很努力,我们也许对她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主要是要有好的心态,做事要尽最大努力,至于结果是不是第一,有没有得奖,并不是最重要的。

记:很多人都知道丹丹弹一手漂亮的钢琴,开始是你们让她弹的,还是她自己爱弹的,你觉得学琴对她有哪些好的影响呢?

吴:我们看她从小就对音乐有兴趣,就送她去汪老师那儿学了。学琴的好处是:第一,这给了她一个极好的适合她文静个性的爱好;第二,多年的练琴使她养成了做事要尽善尽美的习惯,也锻炼了她的记忆力;第三,不断参加比赛,有时得奖有时不得奖,使她的心态得到了锻炼。知道不是什么事情都会如愿以偿,尽最大努力去做比得奖更重要。

记:你们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她的学业,给她额外的任务,让她超前学课程吗?她都参加过学校的哪些课外活动?

吴:我们很少干预她的学习,一般都是她提出让我们给她找材料、借书,我们才行动。包括选大学,选专业这个重要过程,她也没让我们操心,我经常从朋友那儿听来各种需要注意的事,问起来,她不是已经做了,就是认为对她不适合。学校的课外活动我也没有全部了解,她告诉我几点去学校我就去接。我记得她参加过拉丁语组,科技组什么

的,也去我们 St. Jude 做过短期实验。记:看来她很有主见的,你们有没有与她意见不同的经历,怎么让她接受你们的想法呢,给她时间慢慢悟,还是想不通也得听父母的?

吴:还是说钢琴吧。随着水平不断提高,丹丹变得非常投入,连高中那么忙也不肯放弃,而且严肃地考虑过上大学专修音乐。我们都不是搞音乐的,不熟悉这个领域。尽管我们不希望她学音乐,但是也不能把我们的想法强加给她。她除了参加过 Governor School 的音乐团,还考入参加 Southwest Piano Festival,通过同一些很优秀的钢琴家接触,她自己才感觉到整天弹琴并不是自己将来想一辈子的事,加上了解到从事音乐并非像她想象的在家练熟了然后上台独奏,而是经常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拿下一个曲子然后去跟乐队合奏,属于自己控制范围内的事情有限。于是决定学医了。

记:她现在喜欢自己的专业吗?

吴:喜欢。考入这所学校的连读班,她不必去医院参加志愿活动将来就可以进医学院,但她还是挤时间去,这样她有机会早一些了解作为一个医生的生活,她觉得她很喜欢。

记:随着孩子在另外一种文化环境中长大,你们有没有感受与交流越来越难,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吴:有些事情有这种感觉,比如她觉得我们太实际,选专业要看将来前途如何,自己喜欢与否不是第一位的;她的很重要的同学学历史,学物理我们觉得有点不实用,她觉得她佩服他们追求自

己梦想的精神。结果是我们逐渐在这方面也受了她的影响,觉得应该尊重自己兴趣和追求。

记:你们觉得丹丹怎样看待她的学业优秀这件事,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还是同别人相比各有长短?

吴:她不喜欢别人夸她是“Number one”什么的。她的好朋友有些并不是排名很前面的,但她经常欣赏地谈论她/她们如何聪明,如何了不起,因为她/她们很执著地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我们听她谈起同学时经常会不自觉地问他/她们在年级排名第几,她就会反感的说,你们怎么总关心排名啊,那并不能说明什么。

记:她不太看重自己的成绩,你们对她的成绩有什么反映呢,是大加赞赏呢,还是告诉她比你强的人有人在,不能骄傲呢?

吴:我们自然是很高兴,但也没特别过分地欣喜若狂大加渲染,她也说过要是美国同学有她的成绩,家里还不知道会怎么庆祝呢。不过她也习惯了为我们她自豪的相对低调的方式,知道自己还是要不断地继续尽最大努力。

记:美国人很多是不给孩子存钱上大学的,而中国父母只要有条件都要帮忙,你怎么看待这件事?

吴:我理解中国父母对孩子经济上的无条件支持,我们也是。不过丹丹却觉得她应该对自己的事情负责,她同时被几所很好的大学录取了,但我们的情况使我们不得不根据经济需要而设的资助,她觉得如果完全把上大学十几万美金的负担压到我们身上,她会很不舒

服。最后她结合自己的兴趣和根据成绩提供的奖学金等情况综合考虑,选择了目前这所学校的本科—医学博士连读班。

记:她这么懂事,你们在她上学之前怎么培养她良好的用钱习惯的?

吴:其实我们也没做什么,也没有去限制她花钱,丹丹中学的时候,我给她在 Wal-Mart 买衣服,她说不不要,但我注意她不怎么穿,后来我就不买了,让她自己去 GAP 那种她们喜欢的店里去买,不过我们潜移默化的作用应该还是有的,她一般也不过分,经常是等到有优惠时去买。

记:美国文化中很看重领导才能这一项,丹丹学业才艺出众,不过给我们的感觉是个很文静的女孩,你们有没有下功夫培养她这方面的素质呢?

吴:我们作过努力,结果并不好。比如说我们曾说过,丹丹你看谁在面前多大方啊,她觉得把自己跟别人比很受伤。所以我们觉得爱孩子,就要尊重她的人性,不要强行改变她。现在她在学校里需要在很多人面前讲话时,她也能做得很好,这说明在她找到了适合她做事,环境需要她出来做领导要做的事,她也能做。

记:最后想问的问题是,回头想想你们在丹丹的教育上有什么遗憾没有?不过我想我已经知道答案了。

吴:我跟丹丹的爸爸都是很知足的人,没有很高的期待,有良好的心态,尽力而为就好了。丹丹已经超过了我们,超过了我们的期待,我们很满意。她常打电话或是写 email,总是很兴奋地给我们讲她的生活,非常的 positive。看见她每天都生活得那样快乐,像有人夸她的那样“是个阳光女孩”,我们还能有什么不放心,还有什么遗憾的呢?

子女成长教育访谈之二

第三版 文教天地

五华时报

2006年8月18日

[编者按]近日,本报记者冀卫林采访了几位子女已去或将去上大学的家长,请他们谈谈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经历和体会,希望对目前孩子仍在中小学的家长有所帮助和启发,如有家长愿意向大家分享自己的经历,请向本报投稿或与本报联系访谈。所有稿件在刊登前都经过受访家长同意,在此特向所有受访的家长表示感谢。

陈思:高中毕业于 Cordova High School,总成绩第一名。2001 年获 The Academy of Applied Science 和美国国防部举办的全美中学生科技竞赛第一名,2002 年获此赛第二名。国家荣誉学者。2003 年秋进入 Harvard University 学习。

母亲:孙瑞,田纳西大学医学院教授(受访者,以下简称“孙”)

父亲:陈元建,田纳西大学医学院研究人员(受访者,以下简称“陈”)

冀卫林:(《五华时报》)记者(采访者,以下简称“记”)

访谈时间:2006 年 7 月 8 日

记:虽然没有见过你们女儿思思,但是听说了很多。我先生原来在 Cordova 中学教书,经常觉得学校出了个 Sue Chen 是很值得骄傲的事。能不能谈谈进入名校的条件吗?

陈:被好的学校录取牵涉到很多方面,如总分(GPA),在年级的排名,SAT I 和 II 的成绩,修了多少 AP 课等等,上面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课外活动情况,领导能力,公益服务等等。学校在各地招收也有比例,招收的种族也有比例,所以要根据孩子的情况,仔细地研究学校,做到心中有数。更多的信息可参考高燕定的书。这些大学招生的程序很严谨,也很公正,思思当年被 Harvard、Princeton、Yale、Stanford 和 Duke 同时录取。这说明录取条件在这些学校是类似的。

记:作为思思来说,她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比如她的功课主要是从学校里学的,还是你们给她一些额外任务,让她超前呢?她上过很多 AP 课吗?上过 SAT 辅导班吗?

孙:我们从密苏里州搬来时,思思开始读十年级,我们了解到这边的功课比那儿容易,这样我们就尽量让她选高级的课。当时 Cordova 是个新学校,有

子女教育 访谈系列之二

些 AP 课还没开,征得校长同意后,思思就在她爸爸帮助下自学了几门 AP 课,然后参加 AP 考试。

陈:思思共考了 11 门 AP,其中数学,物理,化学基本都是自学的。我一般让她先看书,然后向我提问题。我感觉她的主要概念懂了,逻辑思维过程对了就让她开始做练习,效果还不错。她只有一门西班牙语考了 4 分,其余 10 门都是 5 分。关于 SAT 补习班,思思没有上过,而是通过自己买书做题。

记:除了学功课以外,思思还参加哪些课外活动呢,比如弹琴,跳舞?

陈:思思从六岁起学芭蕾,每周上 3 到 5 次课,12 年从未间断,并且经常参加演出。这个经历对她非常重要,不仅使她学习了舞蹈,培养了气质,锻炼了身体,而且养成了自律的习惯。

记:暑假很多中学生都去参加各种夏令营活动,思思参加过什么样的活动?

孙:她没有参加过夏令营,从八年级起,暑假她都在不同的医学实验室里做实验。

记:这也正是我想了解的。让 8 年级的中学生去做实验,出于什么考虑呢,怎样选题,怎样指导呢?能讲一讲参加竞赛的情况吗?

陈:其实并没有太多考虑,只是想让她认真做点事学点东西,坚持几年下来她把实验的整个研究过程都熟悉了,并且参与了几个课题的研究。她在 Cordova High 的物理老师得知有个全美中学生科技竞赛,并带着她和几个同学去州里参加了比赛,结果思思得了第一名。因此又去参加全国的比赛,也得了第一名,为此被邀请去伦敦参加国际青少年科技论坛。第二年她又获得这个竞赛的全国第二名,总共获得 4 万元奖学金。到哈佛后,她每个暑假都在哈佛医学院的实验室工作。

孙:关于选题,每当中学生进入实验室,考虑到他们在研究方面的知识有限,给他们的课题常常比较简单。中学生的竞赛主要是看学生对自己的课题是否充分理解其原理、方法、结果以及讲演及面试时的表现。总之,这种竞赛往往是看人的综合素质而非研究深度。另外,科技方面的比赛只是孩子可参与的一种活动,家长应根据孩子的特长爱好去参加各

爸爸妈妈永远是女儿的后盾

种活动,都会有所收获。比如说思思从小就喜欢写作,我们鼓励她参加竞赛,思思曾经获得州里作文比赛第一名并且发表了几首诗,她同时还参加数学和智力竞赛。

记:思思当时是自己想去哈佛的,还是你们想让她去的?她在学什么专业?你们想让她学医么?

陈:我们没有很早给她订目标,而是一直在观察她的能力。自从上学后,思思一直是全 A 学生。她从小就喜欢读书,并且在十岁前几乎读遍了图书馆所有的少儿读物。所以从她上 10 年级以后,我们开始感觉到思思可能具备上名校的条件,于是就通过各种途径,仔细了解学校录取的情况及录取标准,并根据思思的学习成绩及其他方面的表现确定报考学校。在报考哪所学校的问题上,孩子和我们意见统一。她在哈佛现在所学的专业是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专业是她自己选的。她希望对人文社会各方面有更全面及深入了解。关于她将来的职业,她希望她未来的工作能对别人有所帮助,而且工作性质不要太单调,所以她决定去学医。我们尊重她的选择。

记:在哈佛这样的名校,思思的同学中一定不乏豪门之后,出自相对而言普通家庭的她有什么样的朋友呢,她在那儿快乐吗?

孙:她在那儿交了很多朋友,非常快乐。她在负责学校的交谊舞俱乐部,经常代表学校出去比赛,而且得了很多奖,同时她还参加其他课外活动,各种活动都提供了交朋友的机会,加上去哈佛的学生虽然各有千秋,但聪明智慧是共同的,很容易找到共同语言。至于富家子弟,很多人的家教实际上是很严的,在哈佛你如果只是出身名门却没有什么出色表现,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所以交朋友还是看自己的素质魅力。

记:哈佛作为一流名校,花费也是不菲的,美国人经常不给孩子存钱上大学,而中国父母能帮总是要帮的,你们怎么看待这件事?你们教育孩子要有计划地花钱吗?

孙:孩子已经是最

大努力达到了这个高度,我们的原则是在经济上全力支持。思思被 Duke University 录取后,还得到了由比尔盖茨夫人创立的每年只给 15 个新生的 AB 奖学金,免 4 年学费,这是很高的荣誉,在某种程度上,比被哈佛录取还难。如果拿该奖学金,加上思思两次在科技竞赛得的奖金,我们基本可以不承担任何费用,但是考虑到综合因素,我们最后选择了哈佛,当然也就选择了经济上的付出。我们对孩子在日常消费上没有限制,但思思并不挥霍。

记:孩子成长在美国的文化环境中,大人们虽然也在美国工作,但适应程度肯定比不上孩子,你们有没有觉得随着孩子长大,跟她的交流越来越难?

孙: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家庭不存在,我们之间的交流及相互理解和尊重早已形成习惯。思思去哈佛 3 年,每天都跟我们通电话,我们之间无话不谈,学习、生活、感情、男朋友、快乐、烦恼……孩子和我们的感情令我们十分欣慰。

记:你刚才提到思思同你谈起她的男朋友,能说说你在这方面的想法吗?

孙:只要行为上没有什么不妥,我们从不阻止她交男朋友。孩子处在这个年龄正是谈恋爱的时候,如果没有机会接触男孩子,就不会清楚将来什么样的人适合自己,而且这并没有影响她学习。

记:现在孩子上大了,回头想想自己和孩子共同走过的路,你们想对现在孩子还在上小学,中学的家长们的话点什么?

陈:孩子各有特点,多鼓励支持,因材施教。

孙:要充分尊重孩子,在乎他们的感受,不要拿他们的不足与别的孩子相比,小孩聪明敏感,与父母相处的很多经历感受都会深深地烙印在他们心里,所以要尽量给他们留下美好的记忆,无论他们将来上什么大学,生活都会是美好的,跟孩子之间的感情融给我认为是最重要的。

中文教育从娃娃抓起

[五华时报记者冀卫林]Highland 中文学校 8 月 13 日开学第一天,5 至 6 岁学前班

子女成长教育系列访谈之三

第三版 文教天地

星华时报

2006年9月1日

【编者按】近来,本报记者美卫林采访了几位子女已去或将来去大学的家长,请他们谈谈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经历和体会,希望对目前孩子仍在中小学校的家长有所启发和借鉴。如有家长愿意向大家分享自己的经历,请向本报投稿或与本网联系访谈。所有稿件在刊登前都经过受访家长同意,在此特向所有受访的家长表示感谢。

姜雪:高中毕业于 White Station High School,1995 年获瑞典国家钢琴比赛少年组第二名,2004 年获美国国际钢琴举办的全美中学生科技竞赛第二名,2005 秋进入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学习。右图为姜雪(中)与父母合影。

母亲:刘嘉,田纳西大学医学院研究人员(受访者,以下简称“刘”)。

父亲:姜有德,田纳西大学医学院研究人员(受访者,以下简称“姜”)。

美卫林:《星华时报》记者(受访者,以下简称“记”)。访谈时间:2006年7月9日,2006年7月23日。

记:你们从加拿大搬到美国来的时候小雪已经进入高中后期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肯定有很多事情要适应新环境,最后进了 U Penn 这样的好学校,应该说后来居上了,你们能讲讲主要经过吗?

姜:我们是 2003 年搬来的,加拿大的中学和美国的中学每学期修课数量不同,我女儿在加拿大的总成绩拿到这边来折算就受到不利的影响,在那儿的年级前五名进了 White Station 一下子就退到年级二十名以外去了。加拿大没有 SAT 考试,她过来两个月就赶上 PSAT 考试,什么都不熟悉,考得自然不理想,没能进去国家中学荣誉学者半决赛。

刘:小雪在加拿大没修过美国历史、地理和政府,但它们都是必修课,只能用 11 年级宝贵的时间来修别人已在 10 年级修过的课。本来想靠修 AP 课加分,可是得 AP 老师通过,尽管小雪在多伦多只有两个学校才设的快班是前五名,但这边的老师不熟悉她,也不给她机会证明自己的水平,结果还她漫长的英文也只能上荣誉课,为了修 AP 历史,还被迫要求她可以轻松地过关的 AP 音乐。普通课和荣誉课的成绩最高分只是 4 分和 5 分,而 AP 课最高可得 6 分。另外我们当时是加拿大公民,美国很多学校

子女教育 访谈系列之三

对申请经济资助的国际学生录取比例极低,她只能争取申请很好的学校,我们当时看着孩子在这课上受这样的挫折和委屈非常难受但又爱莫能助。

记:加拿大是很祥和的地方,小雪一下子到了美国这种竞争环境,真是够残酷的。

姜:在加拿大之前我们还在瑞典呆了几年,北欧的风气是人和人之间没什么竞争,大家都想跟别人一样;加拿大中学里虽有成绩记录,但没有排名,全国十几所最好的公立大学,从好中学里出来肯定能进去,一年几千块钱就上了,所以我女儿的竞争意识就不太强。我们虽然着急怕把她的前程耽误了,但知道不能给她太大的压力,不能打击她的自信心,而且又不是孩子不努力。

记:听起来挺让人着急的,后来靠什么扭转不利状况呢?

刘:应该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小雪虽然为这一系列的不顺利难过,但她知道那不是沉沦下去的时候,只能尽快适应环境,找机会发挥自己的长处,力争好的结果。11 年级夏天同学刘丹莹鼓励她考进 Governor School 修了她擅长的钢琴,200 多学生中只挑选两人表演钢琴,表现很突出,这是她来美国后的第一次扬眉吐气。另外小雪的英文是强项,半年以后的 SAT 英文考了满分。非常喜欢的英文老师给她写了很好的推荐信,加上她走过多国家,亲历过多种文化的背景使她写出了很好的有关多元文化的文章,还有后来她两次在大学生科技

挑战逆境 后来居上



竞赛中在州内和全国获奖,为此生物老师也写了很好的推荐信。另外她还参加了很多其它的课外活动,这一切都给她铺了路。同时,大学在录取学生时肯定看学生的总成绩排名,但那不是决定命运的唯一因素。

记:你刚才提到她弹钢琴,参加科技竞赛何其它课外活动,能不能多谈谈这方面的情况,比如她从哪些方面受益了呢?

姜:开始弹琴是在中国,当时家里经济条件不很好,但我们还是坚持让她学了,她也很喜欢,后来我们去瑞典,那儿的音乐教育很好,在一名优秀老师的指导下,曾得过全国钢琴比赛少年组(8-17 岁)第三名。在瑞典时老师每个月带学生进行公益演出,锻炼了她的表现能力,弹钢琴频频获奖,极大地提高了她的自信心。

刘:从小雪 8 年级开始我们就带她在实验室做实验,在加拿大参加过不少科技竞赛得过很多奖,另外加拿大中学里每学期都要求学生合作一个大项

目,公开展示,这给了她很好的锻炼口才的机会。后来在田州和全国的科技比赛中,她回答问题都很出色,在州里一次第一,一次第二并在全国获第二名应该与她以前得到的锻炼有关系。另外,她在加拿大时组织过几个同学卖点心鲜花什么的,每年给北美癌症协会募捐几千元,最后还受协会邀请去参加年会。在 White Station High 也很有兴趣地参加各种活动,如科技俱乐部、模拟联合国、模拟法庭等。尽管她的时间很紧,我们还是鼓励她去,开阔眼界,增加阅历。

记:经历了这么多波折,女儿终于上了这么好的学校,你们肯定觉得松了一口气。下一步就是孩子学什么专业的事了,你们肯定想让她学医吧?

刘:她那么喜欢钢琴,曾经想过学音乐,后来在 Governor School 了解到很多音乐家们由于到处演出,过着很漂泊的生活,她不太喜欢那样,就放弃了。我们希望她有比较稳定的生活和收入,自然希望她去学医。不过她现在还在了解各种专业的情况,了解到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信息,我们也不想勉强她,该说的都说到就行了,最后还是由她自己决定。

记:对我们这些孩子还在小学中学的家长来说,你们已经功成名就了,想对我们说点什么吗?

姜:我们一点都没有功成名就的感觉,过去的一面就被过去了,新的成绩还要不断努力去建立。我不觉得上了名校就意味着成功,以后的路还长着呢。毕业以后干什么,干得如何才是真正的考验。对于孩子来说,比较重要的就是从从小就培养他们的自信心,创造各种机会发现他们的长处和兴趣,激励他们向更高的目标走。比如我们在欧洲时,就带小雪去看一些著名音乐家的故居、墓地等,看看那些音乐家们用过的琴,写出的手稿,她触动很大,学琴就更有动力。

刘:另外教育培养孩子虽是家长又不容辞的责任,但家长也应该把自己的事业搞好,尤其是年富力强的家长,这样会给孩子树立榜样的榜样。

记:谢谢你们接受采访,我相信我们的读者一定会从你们的经历中受益。

子女成长教育系列访谈之四

第三版

文教天地

新华时报

2006年9月15日

【编者按】近来,本报记者吴卫林

采访了几位子女已去或将去上

大学的家长,请他们谈谈孩子成

长过程中的经历和体会,希望

对目前孩子仍在中小学的家长有所

帮助和启发。

如有家长愿意向大家分享自己的

经历,请向本报投稿或

与本报联系访谈。所有稿件在刊登前

都经过受访家长同意,在此特向所有

受访的家长表示谢意。

子女教育

访谈系列之四

关爱·了解·启迪·放飞

李铁涛:高中毕业于 White Station High School,总成绩第二名,国家荣誉学者,国会议员获得者。与同校队友获 2003 年孟菲斯中学生知识竞赛 (Knowledge Bowl) 冠军;多次获中南地区和田纳西州数学和科技竞赛奖。2004 年秋进入 Princeton University 学习。

母亲:符洪源,城市规划工程师

父亲:李伟,医疗器械工程师(受访者,以下简称“李”)

吴卫林:《新华时报》记者(采访者,以下简称“记”)

访谈时间:2006 年 7 月 9 日、2006 年 9 月 9 日

记:似乎还是不久前,你打电话说:“我女儿沛沛被普林斯顿录取了,同你分享这个好消息”。一晃两年过去了,今天请你同大家分享你们的自豪,同时也分享你们的经验和体会。我夏天见到你太太时,她说父母对孩子要有无条件的爱,是不是请你先从这里开始谈一谈你们家具体是怎么做的。

李:我们在沛沛小的时候就尽量花时间和她一起玩,去公园滑冰,去图书馆读书,上学之后跟老师保持很密切的联系以便了解孩子在校的情况,鼓励孩子的兴趣爱好,送她学钢琴和人提琴;我太太为了让孩子早上吃早饭,常常早起两个小时给她们做饭,孩子做错了什么,或是有什么让我们不满意的,我们不会让孩子感到爸爸妈妈为此就不喜欢你了,而是让她知道,如果她怎样做我们会更高兴。

记:从什么时候起你们开始觉得这个孩子需要多花些时间好好培养?

李:因为我们对孩子的成长一直很关注,沛沛小学后期 TCAP 成绩都接近满分这一情况就使我们感觉应该送她去比较好的中学。但 White Station Middle School 当时不收县里的学生,我排了一晚上队也白搭了。好在后来进了 White Station High School。沛沛九年级时我们不太清楚她在新学校属于什么水平,也就只要求她按部就班地学好功课。

记:我记得你说过沛沛总成绩第二就是在九年级造成的,讲讲具体情况好吗?

李:沛沛九年级修了门提琴课,那是门普通课,满分只有四分,而第一名的那个学生修了门五分的荣誉课,尽管沛沛后来所有的课也都是 A,而且经常是实实在在的 97、98 分的 A,不是 93 或 94 刚够边的 A,可这一分之差却跟了四年。所以家长要想帮助孩子提高 GPA,对 AP 课满分在 GPA 中算 6 分,荣誉课满分算 5 分,普通课满分算 4 分这规定就一定要清楚,能上荣誉课就不上普通课,AP 课之前有什么必修课也要提早弄清楚,计划好。

记:从最后的结果看,沛沛并没有因为排名第二吃亏,你这心结也该解开了。十年级、十一年级关键的两年都这样做的呢?

李:九年纪结束后,发现孩子在竞争强的学校也很突出,首先我们从学校方面了解到类似水平的往届学生都去了比较好的大学,然后又了解到仅仅学习成绩好还不够,还要有丰富的课外活动,所以我们便鼓励她除了考好 SAT,上够 AP 课的基础上参加学校的活动。她便根据自己的兴趣参加了数学竞赛、科技竞赛,模拟联合国,模拟法庭,孟菲斯中学

生知识竞赛等活动,做了校报编辑,竞选上了学生会副主席。

记:我感受你们对孩子的事事与得很多,怎么权衡家长帮助孩子和培养孩子独立性之间的关系?怎么做到不要管得太多,但又不能放任自流?

李:孩子毕竟是孩子,考虑事情容易不周全。我们所做的一般是基于对孩子的了解加上对现实环境的了解给她提出指导。具体的事情还是她自己去做的。我们尽量了解这个阶段孩子的心理,用她能接受的方式让她明白我们对她的期望,引导她把我们的期望接受为自己的目标,这样我们的劲就朝一处使。比如她参加科技竞赛我们没有太好的条件帮她,而她各科非常均衡,记忆力又非常好,所以我们鼓励她另辟蹊径,参加知识竞赛,最后得了一等奖 7500 元奖金。又比如她很喜欢游泳,也曾参加过游泳队,但成绩不理想,她意识到这项活动不能给她中诸大学带来益处,她应该把宝贵的时间用到她更擅长的活动上,于是她暂时放弃了游泳。再比如,我曾带沛沛去看学校,在名校的校园里,我说那些学生以前也是一些中学生,只要她努力,也会走进这些大学,她很受鼓舞。

当然青春期的孩子抵触情绪重,我女儿也不总是言听计从的,有时我们让她什么时候完成一项任务,她也会拖着不干,直到我们催她几次。我们自己在那两年里也很自律,考虑到几小时时间孩子就能做完一套 SAT 复习题,我们就不带孩子出去玩,自己也不出去玩,也很少请朋友到家里玩,总之主要精力都放在孩子学习和必须参加的活动中。

记:你当时打电话告诉我女儿要去普林斯顿时,我在想为什么去普林斯顿而没有去哈佛?今天应该听到答案了。

李:报学校的过程应是家庭利益最大化优化的过程,个人兴趣长处,学校质量,特点,家庭财务状况,学校提供资助情况等都要考虑。普林斯顿不将房产已付部分计入父母资产,比哈佛每年省 1 万元。加上沛沛多少有些腼腆,普林斯顿那种比较书卷气的地方更对她的胃口。上大学同买东西一样要货比三家,同层次的学校要进行研究去找对自己家最好的学校,在比较权威的“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杂志的网站 <http://www.usnews.com> 可以了解很多有关大学的信息。

记:你们是否担心孩子在这儿是尖子,到那儿大家都很出色,心理会有落差不适应?沛沛要读第二年了,也该考虑选专业的问题了,你们希望她做什么?

李:孟菲斯有不少孩子上了好学校,我女儿不是第一个,别人适应得了,沛沛也应该没什么问题,当然考虑到大学里学生整体出色的情况,我们也没有要求孩子门门课都要得 A,尽力就行了。我们现在最鼓励她的事就是把身体搞好,她现在参加交谊舞俱乐部,每天跳一小时舞。至于将来,女孩子么,总是要为人妻为人母的,我们不想她将来去吃太大的苦,在一所好学校拿个博士学位,找一家比较好的大学做个教授,搞些研究应该挺适合的。不过最后究竟干什么,还靠她自己定。

记:你也是过来人了,请说点心得体会。

李:不要拿孩子的短处跟别人比,你可以说“你看那些人不错,我们希望你也能成为其中一员”,而不是说“你这方面不如那些人”。这样就把榜样力量量造成对立关系了。另外尽管我主张孩子能上好大学就尽量上好大学,毕竟好学校的条件好一些,我同时也感觉到孟菲斯华人中间存在着误区,觉得孩子如果进前二十名的学校就没事了,美国有几千所大学,许多生活幸福,事业成功的人一生与名牌大学无缘,上普通大学和上名校都只是人生的开始,都要靠不断的努力才能获得幸福成功的人生。

子女成长教育访谈之五

第三版

文教天地

星华时报

子女教育
访谈系列之五

人生需博弈 男儿当自强

赵博(受访者,以下简称“赵”):高中毕业于 White Station High School,曾获 2001 年 American Boy Scouts 举办的模拟法庭(Mock Trial)竞赛控方最佳辩护,2003 年成为孟菲斯少年预备军官培训中心(Junior Reserve Officer Training Corp)军提督员,2002 年进入 DECA 举办的美国中学市场营销比赛前十名决赛。2003 年秋进入 Williams College。

母董:张福祥,Designer's Workshop 职员
父董:赵庆祥,普雷公司(General Package, LLC)

吴卫林:(星华时报)记者(以下简称“记”)

访谈时间:2006 年 8 月 5 日

记:请您先谈谈你现在的学校好吗?据我了解新闻,对它不太熟悉。

赵:在 2003 年 2006 年“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杂志全美文理学院的排名中,Williams College 位居第一,它位于麻萨诸塞州西北部的 Williamstown,距纽约州约 Albany 约 1 小时。由于只有本科生,从没有研究生担任授课老师,全校约有 2000 名学生,200 名老师,2 级以上的课程每班很少超过 10 人,师生关系很密切,学生对老师直呼其名;资金雄厚,对学生不惜血本,每年交给多学杂费的学生平均 4 万元。而据估算学校真正花在每个学生身上的钱约 7 万元;学校规定每门课只有很小比例的学生得 A,因此竞争很严,毕业约 10%进入名校法、医、商学院,众多校友在政界、商界和法律等行业担任要职。

记:现在请你再谈谈你自己好吗?我也不太熟悉。

赵:1995 年我在中国上到五年级时到美国来了,那时我会大概 100 个发音不太准的英语单词。六年级的第一个 6 周成绩单上,一门课得了 D,其余都是 F;同样的最后 6 周成绩单全是 A 或 B。七、八年级在 Colonial 初中读的,感觉还不错。八年级进了 White Station Middle School,顿觉强手如林,别有一番天地。我虽是个爱玩的人,但也好胜,尤其是看到父母为我毫无怨言地做了很大的牺牲,也只有尽最大的努力去争取。

记:能具体谈谈你父母为你做了什么样的牺牲吗?

赵:我父亲出国前就在国内很好的航空研究所做得出色,后来读了博士之后,由于航天工业属于美国机密行业,就业困难。从中国这些年对航天发展的重视,周围的话自然前途很好,但那时我除了英文出色之外,其它课目相比同龄的中国学生都落后了至少 2 年。所以为了我的



前途,父亲放弃了自己专业,留在了美国。

记:进了 White Station High School 除了上课学习,课外都参加了什么活动呢?

赵:像很多中国人家的孩子一样,我参加了不少数学竞赛。从九年级一直到十二年级参加了少年预备军官集训中心(JROTC),这是每天从两点半到四点半的活动,算作一门课,由教育局和军队共同组织,是一个全国性的项目。每个学校的参加者算一个营,全市参加的学生算一个军,经常有各种比赛和评比。每个营和每个人的成绩由此累积,不断晋升,我 4 年结束时被升至全军最高的六名官员之一,可以算作“军参谋长”吧。另外在未能 White Station High 模拟法庭队选中的情况下,我随队参加了由 American Boy Scouts 组织的全国中学生模拟法庭比赛,孟菲斯队夺得第二名,我个人被评为最佳控方辩护。最后我还参加了由 DECA 主办的中学生市场营销大赛,我作为校队成员之一,过关斩将,经过市赛、州赛,直至全国前十名决赛,虽然没得到前几名的奖杯,也是非常宝贵的一次经历。

记:你做过的听起来跟别的中国人家的孩子似乎不一样,人家都是玩乐器,数理化 and 科学竞赛得奖,算上 AP 课,排 GPA 排名——

赵:没错,我是和“主流”的中国孩子走的路不一样。像我前面提到的那个 JROTC,4 年 4 门课,但由于它是普通课,就算我能当上司令最多也只得四分,而别人用这时间上 AP 课,满分却是六分。GPA 排名是要分分必争的,我的 GPA 排名在年级 20 几名。但我觉得军事生活的训练,

锻炼了我的恒心、毅力和领导能力;市场营销和模拟法庭竞赛都对我的思维能力,表达反应能力以及知识深度都有很大提高。这些素质对我今后是至关重要的。另外我的 SAT 成绩是 1540 分,我如果花更大的精力,会得到比这个好的成绩。但我必须放弃一些时间和机会去继续我的素质,权衡一下,我更愿意维持一个上游但不必顶尖的成绩而有时间和精力去探索别人未踏的路,多姿多彩,充满变数的生活对我来说更有吸引力。

记:你打算以后做什么?你在模拟法庭比赛中得了最佳辩护奖,肯定以后打算做律师了?

赵:我很喜欢研究揣摩人的心理,希望能做经营管理方面的事,通过有效地调动人的积极性,发挥不同人的长处来实现目标。我现在就通过与不同的人打交道来锻炼自己这方面的能力。至于做律师,中学时有过打算,现在觉得有点太枯燥就放弃了。我希望自己有一个目标,但不希望现在就很清楚我该如何到达那个目标。如果说将来的目标就是当律师,我现在就能清楚地勾画出我的轨迹,那样挑选色彩就淡了很多,我更想先用半年的时间跟几个朋友去搞一个项目,或许一个公司,利用我们的知识,能筹集的资本加上校友们的关系网去闯荡一番。哪怕是失败了,我想都不会有太大损失。因为我会学到也许会受益终生的东西。至少我会从中明白我更适合自己的什么。与此同时我也参加了法学院入学考试 LSAT,所以,要是梦想不能成真,我就先按部就班地做律师。

记:你父母怎么看你的打算呢?他们支持你吗?

赵:像很多父母一样,我父母也希望我有一份稳定的好工作,我很理解他们,也感谢他们多年来用自己的行动表示了对我的爱心。虽然我从没有表白我将来会如何报答他们,但我从来都不把他们对我的付出当成是天经地义的事,人都是肉长的,我也会用我的行动来证明。不过,我不认为他们为我付出了许多,就在他们的设想与我的抱负不一致时完全忽略他们的设想。我父亲已经为我放弃了他的抱负,如果我不能尽力去实现我的梦想,我认为那将辜负我父亲的付出。

记:在说“祝你梦想成真”之前还有一个问题,你的中文这么大样,是怎么保持的?你觉得它会对你的将来有益吗?

赵:我从六年级到八年级因为不得不补习英文,中文学得很快。九年级十年级时突然迷上了金庸的武侠小说,把中文全补回来了,现在回国如果不提,没人会觉得我是生活在美国的人。我将来做的事肯定跟中文有关,所以中文是不能丢的,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也是不能少的,这将是体现自己独特价值的一个方面。

子女成长教育访谈之六

第三版 文教天地

星华时报

子女教育
访谈系列之六

从容面对人生

唐文科(受访者,以下简称“唐”);高中毕业于 White Station High School, 志成威第四, 国家荣誉学者; 多次在州内科技奥林匹克比赛中获奖, 2005 年在中南区《妇女》杂志推选为中南地区杰出女青年。2003-2005 任孟菲斯华人青年志愿团副主席。2006 秋进入 Columbia University 学习。

记者: 唐淑萍, St. Jude 儿童研究医院研究人员吴玉梅;《星华时报》记者(以下简称“记”) 访谈时间: 2006 年 8 月 16 日

记:首先祝贺你马上就要去约大学了, 不久前见到你妈妈问她会不会舍不得你走, 她说只要你开心她就高兴, 你现在是什么感觉呢?

唐:我的心情是矛盾的, 一方面想跟妈妈在一起, 不想离开家, 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应该独立了。

记:我想很多人跟我一样, 觉得你跟你妈妈非常不容易, 也非常了不起, 你能不能谈你从小失去父亲这件事对你的生活的影响?

唐:爸爸是在我 1 岁时去世的, 我 3 岁时妈妈到美国读博士, 她妈、她爷、奶奶、舅舅, 最初一起把我带到 5 岁后, 妈妈把我接过来, 在美国之前, 我根本就不知道我生活里少了什么, 直到上了学以后才意识到别的小朋友家里有爸爸而我没有。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有一种不安全感, 常常觉得很孤独, 人也很内向, 害羞, 尤其是九年级时, 初中好朋友搬走了孟菲斯, 我又从 Cordova Middle School 转到了 White Station High School 的新环境, 经历了很多困难的一段时间。妈妈和我都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来帮我度过, 大概到了 15 岁左右, 我才慢慢接受了这种现实, 觉得只有妈妈也足够了, 我也开始自信开朗了些。

记:妈妈是怎样尽量让你有与别人家孩子一样的生活的?

唐:我们家与别人家不一样, 这是无法掩盖的。比如说, 妈妈自己去照顾很多别人家可以做的事, 我们家的收入比别人家少一半。妈妈没有能作这些问题不存在, 她会实实在在地向我讲述她的难处, 希望我能理解她, 分担她的困难。但她很少诉苦, 说她一个人把我带大如何不容易等等, 她尽量教育我把生活中的不顺看作挑战, 把解决困难的经历当作动力。她尽力想给我一份与孩子一样的生活的方法就是让我知道她爱我, 永远会在我需要她的时候与我在一起。

记:妈妈这么爱你, 你一定很听妈妈的话了, 有与妈妈想法不一样的时候吗?

唐:有不一样想法的时候还不少, 妈妈虽然是个坚强的人, 同时也是很善良很温柔的人。从我小时候起, 每当我做错了事, 应该被严格管教的时候,

妈妈总会觉得她应该给我双倍的爱。所以只同我讲道理而不忍心惩罚我, 作为孩子, 我就养成了任性的习惯, 遇事就想自己独立, 不想听别人的, 自然有时会跟妈妈有争执, 不过我们关系十分密切, 我去约后会很想念她。

记:你在学校里的事情都是你自己安排呢, 还是妈妈帮你操心? 校内校外都做过什么事情? 最后怎么决定去约大的呢?



唐:基本上是我自己安排的, 我一共修了 11 门 AP 课, 参加了学校的科技奥林匹克队, 还在州里得过奖。七九年级时学校组织了 SAT 考试, 当时很多十年级的内容还没学, 成绩自然不好, 但相比之下还不错。这样我有幸在九年级暑假参加了杜克大学的 Talent Search Program 在密西西比大学办的暑期班, 修了一门代数课, 我开学之后就免修代数 2, 直接去上微积分。第二年暑假去 Rhodes College 参加了生物课, 第三年去了 Governor School, 这几次暑假的独立生活对我的性格由孤独向开朗转变起了很大的作用。妈妈一直对我的学习很关心, 但知道我比较独立, 也不逼我, 最后选约大时妈妈参与得比较少, 她一再让我不要考虑离家太远, 而是看学校是否适合我。我很喜欢数学, 统计等科目, 可能比约大大学有一个专业叫 “Operation Research”, 它的好处是灵活, 毕业之后再修其他专业很方便, 而且我也很喜欢约大的校园, 给我的经济资助也特别特别好。

记:你在孟菲斯中国人里很活跃, 不光跳舞, 还是华人青年志愿团的组织者之一, 能谈谈你参加这些活动的感受吗?

唐:跳舞是因为妈妈的遗传, 我没去过芭蕾舞课。开始到外面去跳舞是想锻炼一下让自己变得大方一些, 后来觉得那是很好的向美国人介绍中国文化的方式, 所以就同 Linda 等别的中国朋友一起组织了华人青年志愿团。我一直就很喜欢帮助别人, 这个组织参加的活动都是帮助各种各样的人, 我觉得很自豪。尤其是圣诞节时跟同学们去给一些贫穷的人家送圣诞礼物, 我同妈妈都觉得自己虽然不富裕的还可以帮助别人, 那种感觉非常好。除此之外, 我还参加学校里的一些志愿活动, 给缺少食品的家庭送吃的, 帮助募捐等。

记:你希望将来做什么, 希望自己有怎样的生活呢?

唐:我现在想以后能与金融有关的工作, 因为我比较喜欢数据分析, 但不想去做什么, 我都不想做太高的位置, 承担太大的责任, 我希望自己是一个快乐的人, 我一直很喜欢那些很外向, 很善于给别人带去温暖的人, 不喜欢哪些特别高傲的人。同时我还希望比较有钱, 倒不是因为我爱钱, 主要是妈妈这些年还一直需要接济健康, 爷爷奶奶家的亲戚, 我希望我能为她做这些。

记:你们家从这么艰难的环境走过来, 你成长得这么好, 真为你和你妈妈高兴, 和你的同学们相比, 你的经历和对生活的感受会更丰富一些, 你愿意对现在还在中小学的同学们说些什么吗?

唐:最主要的是要有好的心态, 不顺利的事谁都会感到, 怨天尤人没有用, 生活还得继续下去。尤其中学时人进入了青春期, 身体和感情都在经历很多变化, 很多人都有不知所措的感觉, 人们把这种感觉称为青春焦虑 (Teenage angst)。为了避免自己被这种焦虑击垮, 你一定要在你周围找到可以信赖的人, 爸爸妈妈也好, 亲戚朋友也好, 老师同学也好, 这样你遇到麻烦时就不会孤立无援。另外要学会从心地接受自己, 善待自己, 不要把自己的担子压得太重, 尤其是中国家的孩子, 家长把学业看得非常重, 拿自己的成绩同别的孩子比, 孩子的眼光也就不得不盯向那些学业出色的同学, 有时想选的课, 想考到的分数超出了自己所能达到的程度, 弄得自己非常苦恼。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其实, 只要自己尽力了, 学到了东西就是达到了目的, 第一还是第几名, 不是超过了谁重, 并不是那么重要。

记:再次祝贺你, 也让我们祝福你妈妈, 希望你能天天同她联系, 她是一个参加指导明年春节晚会的三个舞蹈节目, 不用说我们会让她很忙, 希望这也会让她很快乐。

子女成长教育系列访谈之七

第三版

文教天地

星华时报

2006年12月8日

子女成长教育
访谈系列之七

逃避不是路 沉默不是金

周宇澄:(受访者,以下简称“周”):高中毕业于 White Station High School, 年级排名第15名, 学校曲棍球(lacrosse)队员。2004年进入 Columbia University 学习。现任学校华人学生会会员活动部主席。

母亲:张青, 田纳西大学医学研究人员
父亲:周向东, Bockman Laboratories International Inc. 研究人员

袁卫林:(星华时报)记者(以下简称“记”)

访谈时间:2006年8月20日

记:你难得回来几天,希望你能回想一下中学难忘的经历,同大家分享一下。

周:我记得高中刚开始那段时间,也就是九年级十年级的时候,人人都向同学看齐,争相赛酷(cool),不由自主地进入了“popularity contest”。谁落后了就没朋友,甚至被人取笑。

记:怎么才能“cool”呢?

周:不是特别好说,那时觉得自己长大了,应该独立了,但实际上什么事还都在家长老师的掌控之中,所以人就挺迷茫,很有挫败感,很浮躁。这时候谁要是能做出反叛一些的行为,如穿怪异的衣服、喝酒、吸毒、交女朋友甚至有性经历,人家就会觉得他很酷。

记:回头看看那段日子,你有什么想法呢?你觉得父母怎样做比较好?

周:我想那是一个避免不了的阶段,是成长过程中不自信,不清楚以后会是什么样的表现。到了十一年级十二年级,人自信了许多,就平静下来,清醒过来,觉得以前的想法做法挺可笑的。父母应该掌握好平衡,了解自己的子女,不要管得太严,激化矛盾,但又不要放手不管,因为中学时期毕竟面临着上大学这个很重要的转折,浪费太多时间,损失还是很大的。

记:你能具体讲讲你自己的情况吗? 周:

我从上初中起,就是班里唯一的中国男孩子。美国孩子不会主动跟我玩,他们请同学在家过夜或是过生日经常没我的份。但我又需要和别人交往,这样,我就迷上了电脑游戏和聊天室,因为在那儿,没人知道你是谁,背景,也就不存在什么交往障碍。我把很多时间花在这上面,我爸爸妈妈象很多中国父母一样,希望我能把时间花在学习上,上好大学,将来比他们强。可是在学校里我看到的却是仅仅学习拔尖并不能使别人接受你,把你看成最受欢迎的人,于是我还是我行我素地玩电子游戏。十年级时成绩掉到50名,没少让父母着急生气。十一年级时我走出了九年级十年级的那段困惑,开始清醒地意识到上个好大学对我来说是重要的,而不上好大学,成绩不好又是不可接受的,于是我开始奋起直追。十一年级结束时跃到了年级第9名。

记:这可是关键时刻的飞跃。除了学习以外,你肯定还参加别的活动吧,比如体育活动,我还同你打过乒乓球呢。

周:我参加过学校的工程技术俱乐部和为募捐而组



织的跑步 March of Dimes 等活动。体育方面参加过足球队、篮球队和地区的乒乓球比赛,最持久的一个体育项目是曲棍球(lacrosse)。这项运动在美国东北地区比较普遍,当时每天都训练三个小时,使我的体力、合作精神以及持之以恒的作风都得到了锻炼。另外我参加校队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想给自己创造机会交朋友,因为我前面说过的仅仅学习成绩在年级拔尖不会给你带来很多朋友,对中国孩子来说尤其如此。几年时间的共同训练比赛赛到,确实让我在这方面收获不小。除此之外,我还在吃饭时尽量同爱慕的同学坐在一起,开始是有点尴尬地听别人聊天,后来侃熟了也成了圈内人。另外,放学之后,很多人在等车时或看书,或玩玩小游戏机,我都是找人聊天,从不感到无聊,既交了朋友,又锻炼了自己的社交能力。

记:我不否认跟很多人交流对你个人的社交能力会有提高,但是大学的人怎么会知道你有很好的人际关系能力呢?

周:有些大学录取前会请在本城的校友来面试。那些人表面上只是问你一些一般的问题,象你喜欢什么,为什么选他们学校,看过什么好书等等。但他们做这项工作很久了,见的学生多了,很容易就可以

从你的举止谈吐中看出你是否有潜力,能否成为他们学校未来的资产。因为那些学校的很大一部分资金来自校友捐款,而校友要想把钱给母校自己要先有钱,而要有钱就不能只靠会读书,还要会说话,读书使你掌握技术,交流使你让别人接受你的技术和思想,愿意同你合作。

记:听起来你今后大概会去跟钱打交道了。这大概是选择哥大,选择纽约的原因吧?两年过去了,你在那儿快乐吗?

周:我想到南方以外的地方闯一闯。我很喜欢纽约丰富的文化背景和人的一生竞争意识,你是在纽约能生存,你在别的地方也一定能生存。哥大我喜欢的 Financial Engineering 专业,我的志向之一是做金融投资,也可能同尝试利用高新技术去做其它的事情。我在哥大很快乐。那儿有一个有500多成员的华人学生俱乐部,我在其中的社会活动部当主席,有近百名成员,组织过滑冰、打牌、卡拉OK、还搞过春节晚会;同时我还是学校的志愿医疗急救员,也是男生联谊会成员,假期还在实验室工作。功课、社会活动都忙得很,让我的生活很充实。

记:听起来你挺踌躇满志的,给在孟菲斯的还没上大学的网友们说点什么好吗?

周:不能不读书,但不能只读书,读死书。不能不读书是因为大学毕竟是学知识的地方,中学读不好人家怎么会要你去读大学;另外美国大学招生的人也清楚中国人对教育的看重,如果你落后于很多中国孩子,又没有过硬的理由,人家肯定觉得你有所不足。不能死读书是因为这个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人和人之间的联系还是很重要的。中国孩子要付出比美国孩子多的努力去同别人交往。玩游戏机只能逃避一时的孤独,却失去了培养重要素质的机会,要通过参加体育活动,参加各种公益活动来锻炼自己,推销自己。